

入梦江南

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，记忆中的江南，总与莲叶田田、小桥流水紧紧联系在一起，耳畔是吴侬软语，转角是庭院深深。

那江南总是揽我入梦，惹我千百次流连。在梦里，我曾赏过那里的四时风光，别有一番情趣：春披一蓑烟雨，微风轻卷起满天柳絮散漫江南的每寸肌肤；夏看十里荷花，殷红的荷莲怦然绽放遮蔽，每片碧湖；赏三秋桂子，冷月无声蓦然笼罩二十四桥的红药花开；钓一江寒雪，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一白……

终是盛情难却。

七月，初入姑苏城，但见那一城烟雨，便是满眼江南。韩松落曾说，“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幸运”，而这江南水乡，便是最幸者。江南的水送出涓涓细流，涤荡了城市的浮躁，留下了人间烟火气，将我送入了那苏州小巷。

小巷的深处是一片静谧的世界，长长的小路是它的依托，青砖黛瓦、粉墙褐檐是它忠诚的卫士，而那些居住在这小巷里的人们便是它的烟火气——半掩的竹门里，传来阵阵婴儿的啼哭，门外的长椅上，坐着一位择菜的老妪，老翁轻摇着蒲扇，细品着手中的茶香。

平坦的声音轻轻弥漫在小巷里，偶尔有单车缓缓驶过，耳畔是车铃温和的余音。当夜幕降临，一切又回归了平静。恰逢雨丝风片，便买一把油纸伞，烟染一袭丁香的芬芳，轻踩进温婉的江南，独自彷徨在寂寥的雨巷……

又是黎明，正好赶上最后一班游船。独坐船沿，抬眼望去，薄薄的一层日光洒在青石板桥上，隐约显现出“枫桥”二字，此刻没有月落乌啼，也非夜泊之意，可不知为何，这江南的簌簌诗意，却照常飘入了我的心里，绵柔到了骨子里。

思绪万千。想来是因为它舞尽唐风宋雨的叹息，沾染汉赋元曲的雅韵，酝酿着最动情的故事罢。楼台香榭久藏亦寒亦暖数不尽的缠绵，兰亭楼阁守候千年文人墨客的印迹，一江春水流淌的依然是款款深情，满地黄花堆积着的依旧是层层思念。在水一方，又不知是谁在浅唱采莲曲，低吟浣溪沙；乌衣巷里，又不知是谁在慨叹家败燕儿飞，不见当年王谢之家；二十四桥今仍在，又不知是谁在冷月之下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……

再次入梦，江南改了容颜。它不再是一幅虚无的画，也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地理坐标，而是一缕情丝开始的地方，是诗人最偏爱的诗句，也是让我愿与之终老的烟火小镇……江南这般好，愿试问：能不忆江南？

省镇江中学高二(9)班 张颖菲
指导老师：嵇云霞

温情

阳光好的院子里，麻雀扑腾出细微而嫩绿的响声，屋檐下趴着的狗儿也是好的，有序地串起夏天。

这是高骊山腰上环着的一个小村落，随着太阳被公鸡叨上山头，四处才飘起淡淡的炊烟。小孩结束了在刷牙时台阶上比谁喷水远的游戏，一家人围在桌前边吃着早饭，边商量着去爬山的计划。

“等吃完午饭我们再去，早上还要下田嘞！”外婆轻拍两下跳上桌准备吃饭的大橘猫的脑袋，“这太阳毒得很诶。”

“好，爸去吗？”大舅嘴里塞着半个馒头含糊不清地发出疑问。

“去嘞，一起去玩玩。”外公一边把大橘抱到腿上一边应着。

小孩们沉默地吸溜着稀饭，心里却早已在盘算着采什么颜色的花，捡什么颜色的石头，赶几只野狗。光是下午去山上的承诺，就够支撑一个上午的快乐了。

太阳略微偏过南边，六七个人影在树荫间摇摆，外公和哥哥聊着学校的事情，外婆牵着我，舅舅忙活着他钓龙虾的“小设备”——其实就是一根线和一块猪肉，舅舅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，也不说话。

“ok！完成！”舅舅右手挥舞着他的工具，仿佛得到了传世神器，“谁要和我去钓龙虾？”“钓龙虾啊……”哥哥故作沉思地低头思考。“别磨叽，快点的。”舅舅不耐烦地推推他的肩。“哎呀，你推他干吗？”外婆转头拉拉我的手，“瑶，你去不去哇？去抓大龙虾！”说完，外婆还兴奋地把手臂抬起来，转一转张开的手掌，活像那跳新疆舞的少女。我一听激动得不行，也顾不上什么花好看了，满脑子都是丰富的晚餐。“好哇好哇！我当然要去。”

舅妈没忍住笑了出来，推推舅舅：“你怎么和小孩一样？幼不幼稚。”外公乐呵呵地接过话茬：“逗小孩嘛。”舅舅也有了底气：“逗小孩嘛。”“对对对，将近四十岁的小孩。”哥哥说完就飞奔出去，惊得枝头的麻雀一阵喧闹，当然了，有跟在后面的舅舅的功劳。

怀着必将满载而归的激情，在池塘边蹲了一个钟头，只有一只战利品，免不得要受些打击，我无聊地用树枝戳着地面，头上戴着外婆给的斗笠。“多热哦。”外婆拿衣服擦着脸，“我先带孩子回去，太晒了。”舅舅又叉腰站在池塘边点点头，一副不钓到一桶誓不回家的气势。哥哥也要回去，被舅舅拦住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区区太阳而已，怕什么？”哥哥悄悄地飘来一句：“男子汉豆腐，太晒了。”刚想为哥哥说话的外公一掌拍在他肩上：“啧，这说的什么话？”外婆也附和道：“男子汉可不能这么说啊。”

我大抵感受到了哥哥求助的目光，不过我假装没看到，拉拉外婆的手：“婆婆，我们走吗？”“走，走，你们实在钓不到就走吧。”在阳光正盛之时，看到大黄狗从院子里奔出来欢迎自然是高兴的，不过哥哥在晚饭时也给予了“报复”——迅速吃光了一盆小龙虾，还打了一个超级响的饱嗝，宛如打雷一般。

走出屋子，看到大黄狗悠闲地趴在院子中间，不远处的枇杷树是墨绿的，竹子是翠绿的，还有目光尽处老树的苍绿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一山。

至于所有的花，交给蝴蝶去数，所有的蕊，交给蜜蜂去编册。所有的湖面，交给风去纵宠。而回忆，交给太阳去一一记忆，一一垂询，编排成故乡的歌中一段优美的音节，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。

时光没有影子，涨水一样，缓缓漫过每个人的身体，也淹没了这座小村庄，哦不，现在是一片废墟。但是温情会跨越无数岁月和命运的尘埃，将记忆烤得蓬松而馨香。

省镇江中学高一(9)班 牟书瑶
指导老师：嵇云霞

夏日碎忆

我是在乡下长大的。记得奶奶喜欢把西瓜吊在小铁桶里，放到井水里冰上半天，拿出来就是正宗的“冰镇西瓜”了，冰凉沙甜，一口咬下去嘎吱脆，至今还怀念那味道。

那时奶奶在屋前小院里搭个小桌子，点上蚊香，便招呼我和爷爷坐在门口吃晚饭。吃到一半，一拍脑袋，赶忙跑进屋拿出一把小蒲扇，在桌下扑腾，说是乡下蚊子太毒，可不能把我们家“三亩地打出来的小豆豆”咬到。

那时候晚上的夜空还可以看到星星，每次晚饭后和村里人一同散步到火车站再回来，便把铺好凉席的钢丝床搬到前堂里，听着隔壁转得嘎吱嘎吱响的电风扇，看看星星，就这么睡着了。那时空调还是件奢侈品，儿媳张罗上的冰箱老人家又不大用得习惯，现在看来一切简朴得近似原始，那时的夏日竟也在这蒲扇一摇一摇，一翻身就响的凉席上度过了。

后来离开乡村，被爸妈带去城里读书了。偶尔还会模糊地想起乡下的夏天，没有燥热，没有正午田间逼仄炙烈的骄阳，只有窄窄的石板路两旁低矮的斑驳的白墙；一只老猫在墙垣上优雅地踱步，听到巷口

被风裹进来的自行车铃声，惊得一跃而下；风过林间，摇曳的香樟树影剪碎了阳光投在地上。

我对夏的感受停留在难忘的那几年。对于那样真实、亲切、温暖的夏日，我不再接收它的讯息。慢慢地，我习惯了夏天躲进空调房，烈日当空就着冰饮看电视，夏天成为了一个悠长愉快的假期。而就是在这悠长的消暑假期里，我与一个浪漫主义的夏天不期而遇了。

“有一种美，叫宫崎骏电影里的夏天”。鸟鸣伴蝉鸣，清澈的溪水布满葱绿苔藓的石头上流过，世界是一片盎然的深绿浅绿，透光的香樟树，碧蓝的天空中厚厚的云团像铺展的白牡丹……如果说，儿时对夏的感受是一种朦胧的直觉喜欢，那彼时借他人手笔窥见的一方纯净天地，才是第一次把夏天的美彻彻底底地清楚铺开，使人震撼，被治愈，而后期待。在这犹如童话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是善良美好的，故事里的人都温暖纯良，自然之美犹如待拆的礼物等待被有心人发现。那是我对夏天情结的开始吧，它使我目光重新投向身边，去尝试、去亲历、去感动，在收获惊喜间愈发期待夏天和感激生活，翘首以盼未来每

一个独一无二的日子。

我一天天长大，课业负担也一天天加重，夏日不再似以前般轻松无忧。白天，伴着蝉鸣在题海里寻出路；夜晚，在户外负重跑到大汗淋漓。在这焦虑与期望，疲倦与充实交织的日子里，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风景，有清晨日出不久天边绮丽绚烂的朝霞，有夜深人静后路灯下香樟树的幽绿……或许，还有那个向未来坚定走下去的自己。如是，我在中考誓师大会上演讲中提到：“我们都是梦想与希望的旅人，用最好的青春去换最盛大的前程。祝大家在这个盛夏得偿所愿。”年复一年的沉淀蓄势，终会在某一个夏日开花结果。

看吧，时光是条单行的轨道，每一个当下的夏日，都可能成为具有见证意义的人生之夏。那些我倾注过欢喜、希望与汗水的日子，终会使得我的夏天枝繁叶茂。像所有尚在追梦路上苦苦叩问的旅人，你们跋涉多年，会有归期。

我已亭亭，无忧亦无惧，而夏天的故事从未完结。

省镇江中学高二(9)班 徐宇泽
指导老师：嵇云霞



湖南桂阳春陵国家湿地公园，绿水、湿地、蓝天相映成趣，构成一幅秀美的夏日生态画卷(无人机全景照片)。新华